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哮拜

神宗萬歷二十年二月寧夏哮拜亂拜故韃靼種也嘉靖中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來投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拜妻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燄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不見拜急手劍之驚覺遂產子狼貌梟啼名曰承恩萬歷十七年拜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九邊尚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一

丞周弘禴以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併拜義子哮雲等拜雖請老居恆多蓄蒼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略鄭洛檄夏鎮調發巡撫党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拜拜怏怏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戎騎辟易不敢逼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党馨每裁抑之且欲覈拜冒糧罪而承恩以強娶民女爲妾箠之二十哮雲文秀又以陞授事怨馨會鎮

成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給坐營江廷輔請給前銀以安眾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鋒劉東暘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嘆之曰若等任爲之遂羣哄不可制東暘者靖虜衛人素梟桀有異志於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爲眾所輕見眾驚懼不能彈壓眾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党馨急匿水洞索得劫至書院同繼芳戮之時二月十八日事也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抵鎮賊并劫之請招安以緩師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二

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會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郜寵諭降二十三日哮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自中衛互市歸合叛卒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二十五日索敕印維忠與之自縊死東暘遂自稱總兵聽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哮雲左右參將挾慶王代請貫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垣拒守千戶陳繼武執垣降徇中衛徇廣武參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

靡惟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如薰妻
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謂如薰曰若爲忠臣妾何
難爲忠臣婦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攻圍
數月竟不能克賊又率兵過河欲取靈州齎金帛誘
套部著力兔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
獗全陝震動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
曾檄攝總兵進勦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
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轉戰獲賊于正
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
靈州裨將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與賊應參將來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三

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卻之昫聞急與吳顯兼程
馳赴逆謀始折翼日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昫乃分遣
渡河收復營堡廣武僞遊擊張天紀大壩僞守備高
天爵俱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擣中
衛擒賊黨王虎石空寺堡亦下獲僞守備何安二十
日套部千騎薄邵剛堡千總汪汝漢發三矢殺三人
乃解去進復玉泉營凡先後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
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套部
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迎之二十五日著力兔打
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

入屯演武場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河東西地圖
套人聲言已與噶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
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噶雲引著力兔攻平虜堡參將
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之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
吳敖霸套部遁出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
武駐玉泉被困急李昫馳赴之圍亦解昫會原任總
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翼日抵鎮城下時總兵已擢董
一奎李贊副之官兵抵城下賊東北二門各出精騎
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師衝賊鋒奪
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河溺死賊無算延綏副總兵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四

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
招榆林諸帥兵爲後繼不至被殺逼亦傷額榆林遊
擊俞尚德戰死翼日許朝土文秀脇慶王至東城上
樓乞暫罷兵願縛首惡獻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顧
投誥敕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氏時諫不聽又翟珮
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
推跌去之登南城遙謂都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爲
國捍邊蒙恩至上將撫臣腴削激變自取滅亡吾父
子勒部曲待命當事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
不罪倡亂罪戢亂者吾寧保此完城結塞北自全耳

會官軍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乃以二十一日進攻復抵城下墮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暘勒精騎潛伏從延渠掠奪糧餉二百餘車先是眾議以李蕡非衝邊才乃調麻貴自戍所代之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等乘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豫治滾木礮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眾至迫脇慶府甚急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五

賊見信爲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發窖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招劉許陰授意殺哮拜父子立功贖罪無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葉得新往見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間暴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命李如松總寧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寧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協力赴之五月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總寧夏

兵與拜交善遣入城招安傑單騎往切責之許朝乃述葉得新用間謀殺語傑未信卽昇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磔汝何喋喋爲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繫時頓兵數月未能卽下乃重懸賞格購哮拜等上特賜總督魏學會劍違者立斬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攜神礮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江千人糗糧自辦詔嘉其忠調赴寧夏於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二十日並逼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六

城下哮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麻貴率參將馬孔英先登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人先是拜與套部深相結日夜從著力兔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得出套部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麇集軍聲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楨樹受降旗於城南賊因索面陳歸順許之東暘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刃芒曜目城上皆控弦注矢以待國楨策騎直前朝大驚不覺膝之屈也然賊實給我無降意自此盡力攻城矣二十五日官兵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

城爲礮石擊卻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爲礮箭擊卻官兵會食賊卽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欽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爲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譙樓火蚤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外兵行未中道欽復亟跳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縛趙承光戚欽等殲之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以外兵整不敢出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益喪矣 七月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魏學曾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七

惑於招撫罷秩命葉夢熊代之賜劍如故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同家人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肱不能起賊復縋執繫獄翼日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峪諸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釜底遂遶城築隄十七日隄成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先是呼拜遣養子克力蓋往著力兔求援松詞知狀命裨將李寧追斬之并其從騎二十九級獲符合箭居有頃套部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細糾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

池西沙湃入總督檄麻貴偵擊以牽打正別遣董一元乘虛出塞擣其穴麻貴進戰石溝旁敵稍卻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遣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一元報擣土味巢斬獲三千餘級套部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直前扼之眾寡不敵被圍十餘匝子敬力戰死然套部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小舟挖隄洩水官兵擒斬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匹民食樹皮死亡相屬翼日城東西崩百餘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八

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隄亦各崩二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徇來保用靈州功免仍悉力補隄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飢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故爲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賊不報時套部數闌入堡來救二十一日著力免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又擁眾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總兵李如松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張亮堡遇敵搏戰自卯至巳敵銳甚如松劍斬縮朒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亦至張左右翼夾擊李寧手殪

二人敵遂卻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官兵捕斬百
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級示賊賊爲之奪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己苗兵莊浪兵俱至
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葉夢熊布告軍中有
能先登以城下者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
關薛永壽等約內應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
朝果趨北關鏖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掩南關
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梅國楨呼諸將曰老
將軍登城矣餘何怯也遂畢登夢熊入城勞苦百姓
承恩等見南關下則盡氣奪乃急繩張傑下城懇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九

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
時承恩雖求撫瑾門斷塹守益固有賣油李登者跛
而眇負畧木歌於市曰癰之不決而狃於瘡危巢不
覆而令臬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
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哱氏有安塞功
今與鼠輩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乏所使以登
殘民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
劉許自贖卽不聽願死麾下毋留登承恩猶豫許之
登趨而出間道詣東暘朝亦各致劄曰將軍故漢臣
而首亂在哱氏何橫身與人嬰禍鎮卒幾何能當都

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鬪羣鵠所恃不過套援將軍不記演武臺上彼親土哮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爲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爲福也東暘朝亦心動自是互相猜疑十六日圍愈迫東暘頓足歎曰遂至此耶佯爲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毋合他人砍之先是鎮民郭坤有妾美坤死賊黨周國柱以繭悅一雙聘焉許朝亦往議妾曰受周家聘矣朝以問柱曰誠有之朝怒其不相讓銜之會承恩聞李登之說方惶惑召所親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雖東暘臣然與朝有隙盍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召東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十

暘朝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皆戈鉞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乘間取東暘也承恩然之遲明承恩過呼朝時朝正坐考訊承恩急呼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麾下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將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宣遽曰外營礮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跛後從大宣掖之梯半世富抽佩劍砍之首隕梯下因縛其從騎盡斬之國柱見塵遽起有兵劍聲知事濟乃披鎧登樓佯謂東暘曰官軍已入南城矣東暘驚起憑軒望國柱自後斬之不死走

入廁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梟其首出眾譁曰國柱奈何殺將軍柱叱曰若不避死走官軍盡斬汝誅一逆賊何譁也眾盡散承恩既殺東陽朝及文秀懸首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時唘氏尚擁蒼頭軍總督葉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且不滅唘氏者服尚方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唘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眾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十一

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唘洪大土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已獲輿致承恩獻俘 十一月詔磔唘承恩唘承寵唘洪大土文德等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裔君長下詔慰慶王復寧夏田租王妃方氏不屈死特賜褒異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宮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恩有差如薰妻

楊氏守平虜有功制敕旌賞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給事中曹大成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緹騎逮治遣戍邊魏學會以原官致仕

谷應泰曰噶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戰功萬歷中備位副將其子承恩襲爵乃拜雖請老而多蓄蒼頭軍聲言報國蓋不無異志焉方其豐饒請纓挾其子從三千人而西也母亦觀諸鎮之虛實結套部爲腹心潛伏陰謀待時而動豈真有廉頗之壯志文淵之據鞍哉乃以不給壯馬侵剋月糧爲党馨罪此特噶氏之權譎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十一

爲兵端者耳以故劉東陽之變則拜嗾之噶雲文秀之怨則拜陰中之揣拜之意不過恃套爲長城緩則倚之爲外援急則引之爲內助夫是以立於有勝而無敗敢於倡亂而輕於爲叛逆也若然則善勦者不當勦拜而當勦套不在挫套拜之鋒銳而在隔套拜之聲援套絕則拜者孤雛腐鼠取之如寄者耳想其初拜套聲言聯爲一家即可驗其情狀而東陽之恐喝則曰與套馳潼關著力免之又寇則曰畀以花馬池克力蓋之求援則能遠致莊克賴如是卽拜之恃

套相倚爲命者也善乎葉夢熊爲帥而五路分
兵扼守寧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哮氏
之計窮感極矣迨至打正驚奔賀蘭遠遁拜雖
游魂可坐而縛也尤有幸者文秀見殺於東陽
東陽蒙誅於國柱許朝隕命於承恩始則虎狼
之殘物以類聚繼而昆蟲之嚙還相爲攻倘所
謂天道是耶非耶比神宗受賀承恩俘馘雖師
武諸臣協謀有力而葉夢熊聲請討賊自辦糧
糧梅國楨仗劍從軍力保李氏蕭如薰之妻楊
氏簪珥犒軍羣婦墨守則尤犖犖者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三

九月晉州縣軍變置置官限其軍學善事
懸旗圖爵於倫倫軍以將軍及蕭似薰之妻
梅國楨仗劍從軍力保李氏蕭如薰之妻楊
氏簪珥犒軍羣婦墨守則尤犖犖者也
聞天龍星非準其帳宗受賈承恩等嬖孽而
大矣必以賊眾繼而具盛之漸毀壞欲其論
東陽蒙誅於國柱許朝隕命於承恩始則虎狼
漸與回坐而縛也尤有幸者文秀見殺於東陽
東陽蒙誅於國柱許朝隕命於承恩始則虎狼
文秀見殺於東陽東陽蒙誅於國柱許朝隕命
其賊右寧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哮氏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楊應龍

神宗萬歷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
播州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
界置鄧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
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略將軍
值唐亂畱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
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
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司使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
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蒙茸鑱削居然奧區領黃平
草塘二安撫眞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
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爲目把嘉靖初楊相寵庶
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
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水煙天旺地聽還葬烈卽
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
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
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膩乃楊柳溝等多卻敵
先登斬獲無算先後賜金幣萬歷十三年進大木六

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驕蹇輕縱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闍寺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姦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其母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成益結關外生苗爲翼肆行劫掠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剿之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千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翦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二

赴黔

二十年十二月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駭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詔可釋之兵已啓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王繼光乃一意主剿

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因統苗

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會繼光論
罷卽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師協勦亦無功以譚
希思爲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
機征勦時王繼光旣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
亦上書自白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令戴罪立
功尋劉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龍遣其
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圖說與
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
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圖說與

二十三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乘傳至蜀察永寧西陽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三

暨馬千斛皆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讎
計先翦其枝黨以檄曉譬應龍大略稱引哮劉事謂
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爲
計吾不而欺也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
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貰罪疆
臣亦奉札至播招龍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
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院道文
移輒從中阻四月重慶太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
檄詣綦江縣趨應龍安穩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前往
宣諭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

致舖資籛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穩多仇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故不敢出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勘地也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得自比安國亨國亨者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故應龍引之太守爲請總督乃遣贊畫張國璽劉一相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囚服蒲伏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其族得論贖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四

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總督議設撫夷同知治松坎從之論功加邢玠右都御史還朝以重慶太守王士琦爲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心益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搜戮仇民劫掠屯堡殆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

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其家以養苗由是諸苗人願爲之出死力矣

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棺磔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徧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遣弟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勢復大熾

二十五年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十二月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讎袁子升繩城下嚮割之石砭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五 爲聲援

二十六年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訶原奏讎民宋世臣父蠻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蠻承恩及子女慘戮以徇令諸苗對父姦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請於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人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扼安穩

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練堡官軍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圍誘官軍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於是江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進勦調東征諸將南征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回兵五月總督馳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楊應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六

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貓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焚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帥師巷戰蜀兵爭諫走水上嘉寵乃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而下水爲赤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

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竟反徒以安忍猖狂既覆官兵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腳等苗負險弄兵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民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爲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碁江追禡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七

旨進勦總督益調各路兵專俟大舉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總督乃騰書於朝遂委綎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黃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出掠興隆鎮遠總督議置勁兵萬餘據要害通楚黔道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其命僉

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臺謁走思南鸚鵡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鑾偕妻子並死於賊副總兵陳良玘託守偏橋不之援石柱宣撫司馬千乘軍鄧坎賊乘夜掩襲我軍堅壁詰旦奮擊連破金竹青岡柴虎跳關等七寨酉陽宣撫司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初賊既下龍泉方移兵攻婺州聞敗撤兵遁徵兵大集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八

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各土司亦用命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川師分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貴等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隴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

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其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移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九

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十五日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奇險賊首穆炤等盤據縋力戰克之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官軍夾擊縋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爲我獲初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罪不赦又應龍憚縋威名冀首挫其鋒屬朝棟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

益爲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砭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翼日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隴澄會哨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達指揮楊續芝等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鎮下於理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戮其使擊斬僞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十

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二十九日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綫官軍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囤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帥師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濠關至大水田

焚桃溪莊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圍死守每路投降文緩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卽斬使焚書毋爲所給虞縉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縉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賊詭令婦人於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旣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入路兵大集海龍圍下五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十一

坐困窮厓知兵在頸矣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詔以縉墨視師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其間餘併力攻後圍時天苦雨將士馳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縉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徬徨長歎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官軍遂登圍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屍出燄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計出師至滅

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縱爲軍功冠 十二月獻俘闕下到楊應龍尸磔楊朝棟兆龍等於市分播地爲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 谷應泰曰楊應龍播州土司官也其地屬漢牂牁郡唐乾符中楊端應募長子孫焉歷宋元皆授世官明室囚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然其賓叛不一荒忽無常亦土司之風類然也應龍之初從征喇麻進貢大木亦嘗效忠順膺賞賚矣乃以嬖小妻田雌鳳屠妻張氏之家而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三

何恩宋世臣連章告變黃牛白泥諸司久爲仇讎於凡七姓諸豪咸喜龍之得罪不欲其就徵對簿而五司遺種九股頑苗及輕剽好作亂之徒又鼓動其間同惡相濟龍雖狼子野心亦所謂生長蠻鄉無與爲善者也所幸援兵大集調度多方督臣李化龍發蹤之才總戎劉綎軍功之冠於時八路分兵四月告捷卒之應龍戮尸朝棟棄市威震遐荒功業爛焉然而重慶之會登壇誓師海龍之圍剋期並到兵法曰兵貴有謀又曰以多算勝固先定其規模非漫嘗於一

擊也若應龍者倔強偏睡不知漢太宗嗣蕩滅
取世戮笑尤足爲憑險負固之戒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論勳不昧斯大宗嗣蕩滅

取世戮笑尤足爲憑險負固之戒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礦稅之弊

神宗萬曆二年二月太監張誠等求領眞定木稅工部執論不許

七年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大學士張居正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六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撤之便上從之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織七萬

三千張居正言添織之費不下四五十萬金在庫藏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一

則竭在小民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意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八年九月太監王效稱缺歲額銀硃等料戶部尚書張學顏奏登極一詔盡損不急之務宜量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豁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戶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雒遵奏採木之害八月房

山人史錦請開礦命下撫按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陰武卿乞減免織造燒

造瓷器停解花梨杉柟不聽 九月戶部侍郎張國彥言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瓷器公主之廣求珠寶得無與漢文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十六年十一月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荆關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上視朝畢召大學士申時行等於皇極殿語及之時行等請勅部行撫按查問禁戢上是之命逮守清伏法閉塞礦洞

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閣速之輔臣因言開礦之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二

害御史邵以仁亦力言其不可

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工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七月錦衣衛百戶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順天府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

戶部尚書楊俊民言眞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脈上謂距陵遠且皇祖嘗開之不聽 命戶部

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八月詹事府錄事會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騏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

招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爲礦頭從太監王虎請也

錦衣衛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郝承爵言費縣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命太監陳增同府軍指揮曾守約開採九月巡撫山西魏允貞請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巡撫李盛春阻撓開採下旨切責十一月戶部郎中戴紹科進礦砂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三

自後進者踵至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輔臣沈一貫言畱守中衛王一清請稅煤炭爲民害不報先是奸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旨下戶部議尚書林材執奏且上言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困寇之藪也遂幡然從之逐君錫令勿潛住生奸計至是新建張位秉政以爲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上遂從其言

三十五年春正月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胥假公行

私毒流百姓不報戶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疏凡
五上俱不報二月給督徵天津等處店租內官關
防三月浙江巡按王業弘言礦稅不便者六乞停
罷不報四月刑部侍郎呂坤言洮蘭之絨山西之
紬浙直之段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匹而
江南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亡論
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嘗百人倘減其
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
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初意哉誠
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四

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朝廷有內官之遣
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
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
不報九月太監陳增劾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開
採逮下獄巡撫萬象春奪俸山西巡撫魏允貞奏
言巨璫出領礦稅爲民鑿齒窳窬而礦爲尤甚璫亦
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宰臣
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

二十六年六月命內監李敬採珠廣東七月神武
衛千戶朱仁等奏湖口船稅可萬餘金鴻臚寺主簿

田應璧言兩淮沒官餘鹽命內監李道督稅湖口魯保經理淮鹽俱許節制有司戶科給事包見捷上言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閭閻搃擊入山者十二載虎狼出柙者半天下科臣趙完璧郝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 奪保定巡撫李盛春等俸以天津店稅銀解進遲延故罰 八月太常寺少卿傅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稅不報越三日好禮伏文華門求面對上怒降廣昌典史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削籍而假官二十八人下鎮撫司 惜薪司柴炭歲兵工二部二十餘萬至是求益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五

給事賈維春言歲進物料上用什之二三餘盡入谿壑今復求益不已豈眞爲國家計盈縮哉不報 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礦務太監陳增罔上營私益都有鉛砂無銀礦增強之入銀業非法矣更强採者代納稍緩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增私橐十九山東巡撫尹應元參增罪狀二十餘條忤旨奪俸宗堯下鎮撫司削籍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

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案權京口供用庫官暨祿權儀眞 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

命太監劉成權稅浙江 千戶陳保請權珠命內監

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

命御馬監高案兼礦務 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

奉徵荊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奸弁馮綱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 湖口稅監李道參南康

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債侵國稅命緹騎逮

下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廉平有聲至是

忤道被逮妻陳氏自縊檻車旁 內監丘乘雲徵稅

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

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瓷廠前珠池太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六

李敬兼廣東礦稅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

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

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

十口爲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

及得纔數萬徒斂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

聖思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稅於

礦使 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雲張燧徵稅蘆溝橋

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稅臨清增稅東昌 命

錦衣衛千戶韋夢麒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

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上以湖廣荊州原有辛效

忠店房曾經遼藩竊據後張居正私意革免命撫按
奏明巡撫支可大奏湖楚內錯江湖故稱澤國物產
非有縑纁綺繡之奇也厥貢非有璆琳琅玕之珍也
比歲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舊有各項稅課
如荊州遼府張居正店房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屬
民間之業今僅於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
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
邊之用外以充宗藩吉凶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
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紀載
甚明今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於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七

用詘復議加派賦下民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
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
算及廬舍米麥菽粟饗殮也而稅鷄豚肉食也而稅
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搜刮於十五郡之中遍及
於一百十六州縣之內一歲之中驛遞錢糧動益千
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楚故獷悍又以橫政驅
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戶科給事包見捷疏
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
遼左阡危礦市爲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
時論躋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

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歙縣監生吳養晦

投稅監魯保言大父守禮逋鹽課二十五萬乞追入給占產從之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

報大學士趙志臯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四

月河南礦監魯坤言礦砂羸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

之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郝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

等礦戶科給事李應策姚文蔚以播警乞停中官

礦稅不報八月錦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

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逮荊州府推官華鈺黃州

府經歷車任重降荊州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八

煒荆門知州高則巽各一級以稅監陳奉誣劾也初

奉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譟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

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衝殫力防護獨華鈺以公

事至夷陵奉疑之又惡其禁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

書算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商人聚徒鼓譟知府

李商耕治其參隨開鎮荆門增設稅課而荆門故非

巨鎮往來商船頗少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

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詬榮劾巡撫陳用賓命下

諸生於理九月戶部進大珠龍涎香十月驍騎

衛百戶請徵湖廣郡縣積貯羨銀又興國州人漆有

光報徐鼎等掘古墓得黃金巨萬命陳奉同撫按查
解 十二月命應天府取帘屏龍旂龍簾諸上供物
府丞徐申上疏言費將巨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
增爐鼓鑄以濟急報可 武功衛百戶韓應桂奏土
民夏國瑚報湖廣京山具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是
時興國麻城開採止得鉛砂得不償失卽陳奉亦經
營勞瘁苦於奉行巡撫支可大疏參應桂欺罔請置
法上免其罪撤回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差璫播虐
請誅首禍不報

二十八年春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陳稅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九

監陳奉之毒撫按不敢理民情益憤 貴州巡按宋
興祖請停採木專力討播 逮西安府同知宋言稅

監梁永劾其激眾倡亂也 二月己卯命太監暨祿
兼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
淮揚至是從羽林千戶王承德金吾百戶王鎮請也

南京守備太監郝隆稅沿江洲田 辛巳內監魯

坤開彰德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以武驤衛百戶張

欽請也 戊子錦衣衛百戶王體仁奏徵長江船稅

從之 三月戊申四川貢扇不至左布政使程正誼

等五人俱降調 庚戌兩淮鹽務少監魯保參稅監

陳增委官程守訓假武英殿中書舍人恣虐不報

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鹽及名馬天鵝絨鎖
袱黎錦珠寶皆土產上卽命徵收總督戴耀極言之
不聽 四月甲申雲南礦稅寶井內監楊榮參雲南
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等 乙酉珠池市舶
稅務內監李鳳激變新會縣因參鄉官吳應鴻等命
逮治 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曰自礦稅繁興
萬民失業陛下爲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
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於
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十

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
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
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
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沿江則郝隆千里之
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
訓尤爲無忌假旨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允明自
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
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
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
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爲

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辛未三才復奏數月以來章奏但繫礦稅卽東高閣臣前疏非泛常國脈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主能爲萬姓之主然後奔走禦侮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劫奪之已耳斬刈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產掘人之墓卽在敵國讎人猶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哉窮困無聊遂生窺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是已夫天下非小弱也草澤之人至廣且眾也欲爲古元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欲乘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十一

而無釁故俛首降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之使亂臣懼萬姓不肯爲朝廷屈也 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問六安州礦有無狀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脈故六安衛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採詔止之 六月戊戌礦監趙欽劾富平知縣王正志逮訊 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光卿降調戊申稅監陳奉許江防參政沈孟化蘄州知州鄭夢楨降調戊午巡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暴激變不報時陳奉道承天之金花灘勒居民黃金拷及婦人并拘鍾祥

知縣鄒堯弼遠近大震 八月把總韓應龍奏四川

成都龍安產鹽茶重慶馬湖產名木命內監丘乘雲
往徵 十二月辛丑湖廣稅監陳奉遣荊州衛王指

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主簿脅庫金若干邑人大懼
羣擊之指揮走免餘俱溺江中

二十九年二月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
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眞僞不可知且所貢天
主女圖旣屬不經而囊有神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
安得有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宜量給
冠帶令還勿潛住京師不報 己丑武昌兵備馮應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十一

京參陳奉大逆十罪逮至京下於理削籍奉欲開礦
青山棗陽知縣王之翰以近顯陵拒之因誣及襄陽
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俱削籍逮下獄之翰尋斃

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列兵殺二人匿楚府中命

甲騎三百餘射死數人傷二十餘人奉踰月不敢出

眾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公署門事聞謫知

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爲民沈一貫論陳奉激變不

報 四月督理直隸儀眞等稅御馬監暨祿言臣徵

廬鳳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各撫按皆云重疊不敷

題請寬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

始信撫按爲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實徵解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時權使苛暴獨暨祿請寬卹凡五上 六月己巳太監孫隆採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參隨黃建節等數人撫按詰亂民有葛成獨引服不及其餘下獄論死

直隸巡按御史劉日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豎坊曰特旨下書咸有一德卽收之守訓訐奏曰梧短不報 七月陝西撫按奏歲貢羊絨四千匹奉命改織盤綾又降柘黃暗花二則每疋長五丈八尺日織一寸七分半年得匹豈能如額乞悉改織不報 九月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三

起禮部尚書沈鯉大學士入閣辦事鯉陛見具疏望上以言致治又極陳礦稅之害尋值長至節上使太監陳矩宴之語及開礦事鯉言洩山川靈氣傷陵脈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上領之 禮部侍郎郭正域疏言世宗朝罷內臣鎮守及珠池貢物擾驛遞濫奏帶開銀場者按問譴戍不貸備在實錄寶訓幸罷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 十月以內監魯保司兩淮鹽政兼浙直織造請專勅與關防禮部侍郎郭正域持不可往白內閣朱賡曰勅去矣勅中多勸戒語正域曰今文武臣奉勅者孰無勸戒能一一奉行否

何望於闔退而具疏力爭關防得無給

三十年二月己卯上偶不豫急召輔臣沈一貫入論以勉輔太子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爲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卽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謂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矣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相誣劾通判陳奇逮下獄三月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十四

以聞上怒持其章不下大學士沈鯉揭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得毋株及五月戊辰太監劉成徵稅蘇松常鎮激變江西稅監潘相掠諸生及輔國將軍謀託各宗大閹抉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知縣李鴻報怨鴻除名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劓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劫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魯保誣以盜礦府尹徐

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
九月楊州富民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
弟各中書舍人

三十一年九月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木增退
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
氏世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
自撤其藩貽誤封疆不報

三十二年三月都御史溫純言礦稅毒虐乞逮廣東
稅使李鳳撤陝西稅使梁永雲南稅使楊榮不報

八月丙午武驤百戶陳起鳳請採大木以覲利除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五

盡逐其黨時大雨都城崩壞戶部尚書趙世卿言蒼
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稅貂璫掘墳墓姦子
女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
於枯魚之肆矣不報 九月戊申翰林檢討蔡毅中
上皇明祖訓節略內關礦稅者爲註疏二十二卷不
報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廣東撫按戴耀林秉漢奏稅
監李鳳憾潮州推官姚會嘉遮辱於廣州不報 二
月丙午巡按廣西楊芳國言稅監沈永壽以土產金
銀鉛錫派有司包解永康思恩等州原無礦洞亦派

多金宜免不報。八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繹騷而繹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疏畱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時命停礦稅監梁永堅執咸陽潼關委官不宜罷益樹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夫

黨布虐巡撫顧其志捕惡黨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檄時隆取絨氊千五百時隆不予遂誣時隆劫稅閣臣揭沮不報。二月己未南京內官監丞徐壽偽造印牒稱中旨徵南工部杉枋三千部報詳詐窮下守備太監劉朝用訊之。三月己巳朔大學士沈鯉朱賡言秦人恨梁永甚宜撤不報乙亥江西礦務太監潘相以停稅移景德鎮請專陶從之丁丑仍以江西湖口稅務歸稅監李道己卯雲南礦務太監楊榮被殺榮久於滇恣行威福杖斃數千人榜掠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危指揮賀世勳韓光大遂

倡眾焚其署徒黨輜重皆燼事聞上怒不食曰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罪其首事罷中使不遣以稅課歸四川稅使丘乘雲世勳下獄死光大成邊五月巡撫鳳陽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二說一新政原非聖意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賡妨位恥事不出己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奪俸三月一貫奏辯不問

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巡按陝西御史王基洪劾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吏民巡撫顧其志奏至平甚上疑之梁永遂訐奏咸陽知縣滿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七

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渭南劫貢上怒命逮朝薦廷臣論救不聽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永署朝薦問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發奸剔蠹與永相左并爲永誣逮至是中旨撤永還 十一

月巡撫福建徐學聚戶科給事中江灝劾稅監高宥不法不報初宥肆虐閩中舊撫袁一驥捕其爪牙置之法案造樓船艖舳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出與諸番市閩人集其門詬之宥所殺傷百餘人焚民居無算一驥力輯之乃定已又招紅裔入市殺戮商漁漸窺內地故學聚奏之

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淮恃寵恣橫吏民小拂意父子老弱係累相屬於道徵稅私賦倍之每開市奪其善馬驚者強勒堡軍以重價購償自疏調度兵將詔其功伐總督蹇達劾奏內臣不得豫政典兵不報至是索賄錦州軍戶軍戶殺其使激眾千人圍之淮倉皇逃入山海關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戎政尚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皆高淮擾民激變以滋禍患上命撤淮還京

四十一年六月初廣東珠池自萬歷三十二年停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上章請開刑科給事中郭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六

尚賓論開採之害不報

四十二年二月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
四十三年八月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檄催福建廣東稅課閣臣言之不聽
九月丁丑江西湖口稅廨火大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報

四十四年四月丙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燧樓居御史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報
八月萬壽節加稅

監河南胡江江西潘相通灣張燧天津馬堂四川丘乘雲南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飛魚服

四十七年五月吏部候選儒士蔣定國奏採山西夏縣等礦疏不由通政司通政使姚思仁糾之時遼東三路敗兵餉告急欵人曹致廉等奏乞同內監搜江南富家借餉數百萬思仁復疏爭之

四十八年七月上崩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建言廢棄及礦稅誣誤諸臣酌量起用奉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張燧馬堂胡江潘相丘乘雲等撤還京

谷應泰曰聞之銀鏤金品列之禹貢升人璣貝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况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九

者藏富於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慾者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乂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繫於慮日中之昃弗虞於懷遠賢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謁苞苴陰性吝嗇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歷二十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於是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寀領福建楊榮辦雲南丘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

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爲礦頭貧者驅之墾采繹騷凋做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駝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實雞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誠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辛

一

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疏入畱中其始因礦稅而設璫者繼則璫熒而託命在礦稅其始因璫媚而迎合在礦稅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

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後珠
池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抑
何習與性成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五

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東林黨議

神宗萬歷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一

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鑄三秩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鑰乞休不許鑰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畱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畱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畱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畱先白

閣臣籙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籙既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惟孫籙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訥訥濫觴於楊巍而埽地於劉希孟謝廷宋今復借拾遺熒惑聖怒卽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二

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上怒降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瀋熙于庭黃各削籍 四月辛丑吏部尚書孫籙罷 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爲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爲諂諛應宿遂

許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
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
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
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近李楨曾
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
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
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
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容
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
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嫚罵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高攀龍疎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
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
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
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
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
詹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
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
上上覽不懌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
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爲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

王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
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
貫陳于陛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
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陝遂中立先後疏救
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陝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
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
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
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
護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
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四

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
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旣入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
憲成旣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
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
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
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
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
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嚮爵下廷議尚書孫丕揚
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

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爲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
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
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
宰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寺少卿江東之等詆
李三才授趙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
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
謂釁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
此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
簿之日承服硃砂牀具等纍纍丕揚遂與思孝交惡
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五

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
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
尚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
義難再畱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
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
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

朱賡兼東閣大學士值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
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曷少需
之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
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
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章
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鬻
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縉奴產子
壽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並入宮長爲華奎
次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六

乃寢華奎旣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
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
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爲身臨蓐
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縉舍人
王玉子爲華璧皆出於妻恭人王氏曰王氏如言女
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
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
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
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
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

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徧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臯各劾郭正域夢臯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七

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爲真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燿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十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爲之錢夢臯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皦生光得解

詳爭國本

各宗罪不勘人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

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畱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
中旨畱被察給事中錢夢臯御史錢一鯨等復諭京
察科道不稱職者甚眾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
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
萬歷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
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眾矢公而聖諭嚴
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
以拾遺自辨上特畱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臯
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
純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八

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
一等皆論夢臯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
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徧
置私人蒙上箝下錢夢臯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
夢臯皆疏辨夢臯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
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
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
各論王基錢夢臯鍾兆斗必不可畱沈一貫結近侍
罔誤國於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

錢夢臯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臯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喙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劾天戒民窮十事書之於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讒鯉爲詛呪上命取觀之曰此非詛呪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九

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讒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爲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鑄三級調外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賡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沐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爲輦金奧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

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 秋七月總督

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參政姜士昌齎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壽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興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十

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爲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

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於章奏一概畱

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囂

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於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

除關稅召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

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德畱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

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科道爲急科

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畱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鉤得之泄言於眾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於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十一

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於官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眞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爲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

爲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銜之因
嗾繼芳撫元翰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初工科
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
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
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訐至不可問戶科給事
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
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
今圖總憲四岳薦鯨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
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
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十三

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
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
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箠斃大盜三才多取多
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
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
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
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
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緹之王元翰顧天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
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

至淡漠勤學力行爲古醇儒當行勤以服諸臣心時
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
郎中錢案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三月吏

部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
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闕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
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
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
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
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於是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
察論聚奎丕揚奏參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
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
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令秦聚奎
閑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
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
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
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

翰

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爲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元詩教言今日之爭始於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十四

寧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劉廷元參李三才佔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官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於理三才尋削籍

籍

十一 辛丑 葉向高 奏 辨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寀職爲民竇子偁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旣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之寀初爭挺擊爲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污子偁

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合亦被逐時上於奏疏俱
畱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
於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
齊爲元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
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賓尹負
才名而淫污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
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爲重
處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閑住之麟負才
名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訐奏詩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五

教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
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
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
惜之而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
具如延登指各歸責於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
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
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
七 years 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爲冢宰詩教又
從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

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
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皆有才名俱
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眾共擯趙興邦爲兵垣仍
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
遇興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元
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邊
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
爲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
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六

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於
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
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
宗踐祚踰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旣卽位乃遣行
人徵之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參大
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案
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
移宮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

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

詳三

御

史馬逢臯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卽功在安社稷罪

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

子退則小人進矣

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

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

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

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臯康

丕揚爲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

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

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七

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

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爲嘗考

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爲

之首有如今日三咨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爲先

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

麟李邦華熊明遇魏允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

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於月旦窮

凶之醜類尚畱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

作臣子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宮

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旣明在科

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
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
几筵欲埽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
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眞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
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
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
節三三月起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宋刑部主事高
攀龍光祿寺丞一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
成命敘錄魏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
震暘倪思輝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詳魏忠賢亂政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六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三
月禮科惠世揚疏參輔臣沈淮借募兵之名爲護身
之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
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
御史侯震暘亦以劾淮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
劾輔臣沈淮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
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
興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淮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
瑞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讀之則京之爲京隱括
於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淮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爲民

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朱童蒙
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醜
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
郭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
於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卽移家出城遂予告
馳驛去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畱
中庶吉士鄭鄮疏促之俱降調詳魏忠賢亂政太僕少卿滿
朝薦上言國事顛倒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
事大臣者什之八九疏入除籍爲民十一月以趙

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五

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
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
媚進忠之語中旨切責冬十月以楊漣爲右僉都

御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

之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

勳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勳事寡也然今日之稽

勳皆儲爲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

格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

同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於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爲稽勳主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科傅櫬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櫬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於獄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櫬之意不利於稽勳有鄒維璉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冒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淑相繼爲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八疏乞歸皇上謂時艱主憂臣卽去何安顧臣罪戾多矣卽如科臣傅櫬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許奏釁不可開駕帖之擎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於以釋宮府之嫌消搢紳之禍上慰諭畱之已而大中旣蒞任復傳旨詰責大中櫬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櫬乃上言明旨不宜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七月大

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卽掣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翥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爲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 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復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爲諫官得罪閣臣去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爲欲以處之言於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於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九疇有私恨遂論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比

周切責之降大中等於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頒責以朋比彼此之互異既章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鑑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徐兆魁爲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燧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寺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丞霍維華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漣魏大中相繼斃於獄詳魏忠賢亂政御史李蕃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既去魏廣微未得爲首輔嗾蕃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殺熊廷弼初楊左事起以移宮爲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也已復改爲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移宮於是一網盡矣詳魏忠賢亂政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

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

詳魏忠賢亂政

冬十月吏科都給

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
釁憂不在小乞敕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
先帝澄汰已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
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
履劾崔呈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執下所
司知之限不而且天下之議論皆對而又不回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
入都邸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一則曰邪
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効忠賢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呈秀者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
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
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
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
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
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
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
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
無可奈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
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

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爲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己卽可化牛李爲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韓爌清忠有執聖諭鑑知而廷議殊有異同則徒以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五

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詞臣文震孟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起用之旨再下悠謬之談日甚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夫賢愚相越古今多有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臣所謂正氣未伸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毀拆者俱宜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疏入上不納御史楊維垣以詞臣持論之偏疏駁之

元瑤復上言維垣疏臣持論甚謬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漣提問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當時於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特未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今忠賢窮兇極惡維垣猶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况三才虎彪結交近侍律當處斬初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况廷弼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觸璫嬰禍之跡加以說情罔利已非矣如廷弼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五

特票免一臬未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逆璫借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聲以參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逆璫者也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躡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爲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邪謀

則不可逆璫毀書院逐正人箝學士大夫之口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假借矯激四字夫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爲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謂東林之名義盡假也東林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外如顧憲成趙南星馮從吾陳大受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眞理學眞骨力眞氣節眞清操眞吏治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也維垣以眞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崔魏之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維垣以無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不可異同而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所借而勅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

以鏡別妍媸而揭揭代逆璫分謗臣願維垣之熟計之也上是之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嘗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五月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玄黃是書爲祟今燬矣水火玄黃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道濬亦許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堇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尋以事罷歸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許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眾臣不敢盡言卽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爲皇上慎用人耳允

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鑑上叱之下
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
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爲民下千秋於刑部周延儒曰
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卽
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
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
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
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
耳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
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爲枚卜定於此日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天

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
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 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
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
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參體
仁疏其語褻上不懌謫贊化於外御史吳姓言因溫
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
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
藉奧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

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
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
健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
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
史堃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
延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
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
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二月給事中葛應斗
糾御史袁弘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五

命下理弘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於兵
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弘勳道濬皆永光
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貪崇
墨永光罷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
龍錫出獄周延儒卽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
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
上固不甚怒也於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僞
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爲龍錫門
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

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於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爲城旦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畱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尸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於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卽羲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爲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詘延儒放歸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爲相水旱游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旣久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

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
責其率妄調外八月甲戌召廷臣於平臺問誰堪
冢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
所舉與眾不同上許之勳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
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
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
勳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
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
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
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
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
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爲左
都御史明史紀事本末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
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并及王應熊初流盜
陷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
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
其間得解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爲禮部左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旣而以疾告不

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鄭當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沈淪諫垣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 逮庶吉士鄭鄭鄭繼母大學士吳宗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達女弟也鄙薄於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烝妾震孟旣忤體仁體仁併恨鄭鄭卽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

詳崇禎治亂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

王一鶚奏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 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爲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證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訐奏士升弟士晉卽擬嚴旨仍囑林

鈺母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五月
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入前大學士
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
狀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戍延
綏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
子丁進不合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奏也十一月下
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
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
月霍維華戍沒

十年春正月常孰章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修郊逮之下刑部獄幾
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
其冤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二月逮
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
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
周祚等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三月陸文聲陳風
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
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
奏元珙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
事溥采爲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爲政府

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許奏溥等樹黨挾持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參議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逐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爲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嘗有跡但遇事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爲所假上竟不之疑八月以薛國觀爲禮部左侍郎兼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十四

東閣大學士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讓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鄭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

情謫外

詳崇禎治亂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史史堃侵帑三十餘萬命逮堃下刑部先是巡鹽御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堃攝事盡入其家檢討楊士聰攻之堃誣臺錫命時錫命前卒子沈奏

辨大學士錢士升擬旨罪莖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櫻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莖復奏辨又發張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爲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爲試監察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八月故庶吉士鄭鄭礫於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奏鄭不孝瀆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五

與之遊當時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

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成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於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眾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入京卽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冀乘間得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六月故

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贇於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證下倪襄於獄旣而奕琛亦劾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陞彥至執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於東廠僉云昌時實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七

啓其機十二月甲子戌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愼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

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書漢三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得起用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三

還宮卽傳旨復官

其不與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於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夏四月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紊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薦

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
劾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
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
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
交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
脛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
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
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
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
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五

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世奇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宁之
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
不爲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
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旣闔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
地正人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
人亦不曰戰直曰禽馘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
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
虛公百爾臣工皆恍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
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

明主所籍鍵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竄正人
其正人既禍敗卽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
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宵人正人
皆以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
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爲僞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
予以世患無眞品望不患無眞經濟耳所謂道德
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
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四

世於世之禍以衰也
事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
予以世患無眞品望不患無眞經濟耳所謂道德
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
此後世之所以衰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